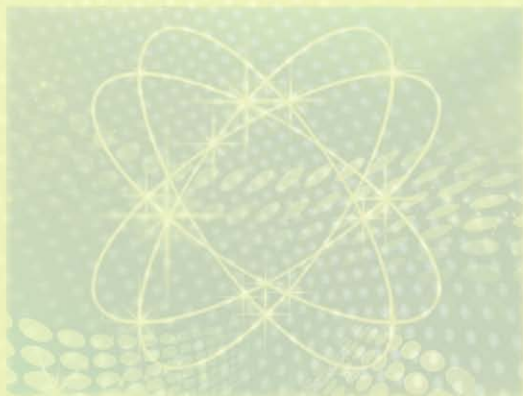


特别这两年

田涌泉 著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特别这两年



震中位置: 四川安县

【文学卷】

[illegible]

辽宁民族出版社

© 田涌泉 201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特别这两年 / 田涌泉著. — 沈阳: 辽宁民族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7-5497-0081-3

I. ①特… II. ①田… III. ①纪实文学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②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62165 号

出版发行者: 辽宁民族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印 刷 者: 沈阳市北陵印刷厂有限公司

幅 面 尺 寸: 145mm×210mm

印 张: 6.625

字 数: 200 千字

印 数: 1-1000

出 版 时 间: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刷 时 间: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责 任 编 辑: 朱 虹

封 面 设 计: 杜 江

责 任 校 对: 姚飞天

标准书号: ISBN 978-7-5497-0081-3

定 价: 18.00 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336

邮购热线: 024-23284335

<http://www.lnmzchs.com>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调换

时代的交响 特别的乐章

——序田涌泉《特别这两年》

萨仁图娅

守望家园，翰墨春秋，记录灾难中浴火重生的安县，讴歌对口援建中无疆大爱的辽宁，耸立起废墟上的丰碑，升腾起希望的太阳——由田涌泉撰写的《特别这两年》文集，在汶川大地震两年之后，即将由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可喜可贺！

真实的记录，特殊的意义。汶川八级大地震举世震惊。两年之前，山崩地裂，数万人瞬间失去生命，无数人顷刻痛失家园；两年多后，感人至深，灾后援建，废墟上重建新家园，大爱撑起一片天。大地震是一场大灾难，带给所有的人以痛苦和悲怆；八级地震何尝不是一次大机遇，在以最快速度、最大限度的援建行动中赫然彰显民族大爱。如作者所说：“从2008年5月12日到2010年5月12日，是汶川特大地震两周年。从2008年9月到2010年9月，是党中央、国务院要求的‘三年重建任务，两年基本完成’的时间点。这就是《特别这两年》的大概念。如今，这特别的两年已过去，一个新的安县已从废墟中挺立，已在重建中崛起。”在历史认知的制高点上，作者饱含着深情记录和书写。



一个主题，两副笔墨。《特别这两年》是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的一种见证和纪念。作者围绕抗震救灾与灾后援建这样一个厚重的时代主题，采用纪实与随笔这样两种笔墨表达方式。“两年了，特别的两年来，一个新安县已从废墟中挺立，在重建中崛起——社会主义新农村之梦，已在百姓的现实中展现。他们倾情感恩党和政府，维护党和政府为他们播种的幸福到永远。”作者以亲历者和见证人的独特视角，用纪实和随笔的方式，记录了鲜为人知的安县抗震救灾的那段历史，记录了安县灾后恢复重建的宏伟壮丽事业，也包括特别的事件和作者的感受之言，体现了作者的风格。可以说，两种文体形态，一位作家的心灵投影，负载着一种时代的色彩和力量，不失为一部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读本。

赤子情怀，作家良知。《特别这两年》的作者田涌泉，是我在今年3月应邀参加“名家看四川，书写新家园”，到大地震后的辽宁对口援建的安县采访时结识的。第一次抵达安县的第二天，就在安县县委宣传部的安排下，举办了一个别开生面的采访座谈会，时任辽宁援建安县前线指挥部常务副总指挥王天宇陪同出席，主持座谈会的安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李春，首先就介绍了身为安县作协名誉主席、县人大副主任的田涌泉，当时还有张清儒、胡声志等安县有关部门的几位作家，我当时就感受安县的文化底蕴很深厚。我在深入基层采访时，听好些当地人称他“田伯”，再加上直接交流，深感他的责任感之强、人文情怀之浓以及人格力量的厚重。这是一位在当地德高望重的人，他曾任中共安县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还是绵阳市作协名誉副主席、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先后在报刊上发表纪实、中短篇小说等许多作品，还结集出版了《耕耘集》《树女》《云水襟怀》等作品集。今年5月，我又一次到安县，更加深了了解与情谊。深深体会到，作为亲历者和见证人，田涌泉伴着时间的足迹，一道走来，高度自觉地把个人的命运同家乡、同民众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很是令人敬重与赞赏。《特别这两年》呈现的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特殊历史，表达的是真诚和挚爱，体现的是拳拳赤子情怀。同时，《特别这两年》既体现了作者的价值取向和情感寄托，同时还深深镌刻着文化传统和时代风尚的印记。

贴近现实，宏大叙事。《特别这两年》的内容，是有分量的。它的分量在于作者抓住了一个重大的时代主题，多角度、多层次地呈现了一副风云画卷。通过这部书，我们走进了当年的震区，走进了时间的纵深处，看到了一个安县人、豪迈的胸襟和情怀。从“安昌那个龙隐镇”，到“魅力睢水关”；从“唱支壮歌给党听”，到“行走在春天的田野上”；从“收获总在希望中”，到“创建一种美丽的文化”；从“奇迹”，到“美丽的创意”；从“燃烧的安民之情”，到“梦境桥语”……信手拈来，无不感人至深。“大灾就是大考。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和科学的统领下，安县各级干部坚持以人为本，生命至上，将跨越灾难，戮力前行，为夺取抢险救灾的全面胜利而奋斗。”“神奇，将成为安县的一种永不消失的丰碑！”

守望家园，记录时代。《特别这两年》这部文集是有价值的。它的价值在于志史。该书既真实记录了大地震的突如其来，安县广大干部群众坚韧抗灾过程中的可歌可泣，也着重书写了震后两年来辽宁亲人在对口援建过程中感动天地的大爱无疆，现场感很强，具有史料价值，这也是作家的匠心所在，让这部文集有了独有的厚重。因此，我们不仅仅从文学的角度去审视解读这部作品，除了文学的意义，还可说这是一段特别的史话。

感情真挚，文字朴实，《特别这两年》的写作风格与文笔个性自然清新。作者在回顾往事的过程中，采用平实的手法书写现实中的事件和人物，将两年多来发生的一切忠实记录，深情抒写。雅俗共赏，兼而有之。而“既雕既琢，复归于朴”——是庄子的一句话，朴素也是一种文风，我同时想到刘勰所说：“情以物迁，辞以情发”，“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这种依照生活的本来面貌来书写，用一种真实和朴素来打动人。

永世感念，功德千秋。伟大的事业需要崇高的精神来支撑和推动，崇高的精神需要优秀的文艺作品来激励和讴歌。《特别这两年》通过文字，将一种精神凝固下来，让我们用心灵来感受，来谛听，来体味。我两次到安县，至今还在感动中。辽安一家，能够为之做一点什么，也是自我慰藉。况且，作家田涌泉的自觉和努力已远远超过



了他对文学的投入，我相信随着时光的流逝，他的努力将会显示出他作为一个时代的记录者的应有价值！

2010年10月于沈

萨仁图娅，国家一级作家，辽宁优秀专家。是辽宁八九十届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现为辽宁蒙古族经济文化促进会会长、中国蒙古文学学会副会长、辽宁社科院特邀研究员、沈阳师范大学兼职教授等。著有《当暮色渐蓝》《尹湛纳希》《梦月》《天地之间》《天骄—成吉思汗》《保鲜心情》《幸福八卦》等20余部作品。两次获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作品被翻译为塞尔维亚文、俄文、韩文、英文等文字。辽宁省委、省政府授予“优秀专家”称号，台湾新诗学会颁赠“弘扬诗艺”，国际炎黄文化研究会授“龙文化·突出贡献奖”。

目 录

时代的交响 特别的乐章

——序田涌泉《特别这两年》 萨仁图娅 001

纪 实

太阳照常升起	003
村事惊天	054
别样精彩	065
营造美丽感恩潮	077
幸福的收获	084

随 笔

唱支壮歌给党听	091
奇 迹	094
安昌那个龙隐镇	097
豪气冲天	100
伟大的粮食	103
喜悦中的希望	109
绚丽的光彩	112





行走在春天的田野上	115
重建的推力	117
光荣的税务人	119
好似沁人的花香	121
指 路	123
书写城乡之美	125
一种大爱之美	127
曾经的大名人	129
奉献人大的一种真情	133
深秋看水话“命脉”	138
让廉洁清风蔚然升腾	140
好一个美丽的人民村	144
珍贵的文化财富	147
燃烧的安民之情	149
让文学成为最美的风景	153
收获总在希望中	155
魅力睢水关	161
创建一种美丽的文化	164
关爱残疾人	166
让环保成为最美的亮点	170
春旱中的生机与希望	174
赞扬中的批评与呼吁	178
种幸福	182
这里的情景真美好	185
美丽的创意	187
再识巨桉树	189
神奇	192
梦境桥语	195
后记	200

纪实

特别这两年
TEBIEZHELIANGNIAN



辽安路

太阳照常升起

2008年5月12日，当时针指向14时28分，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四川省汶川与安县等地发生了8级大地震。

瞬间，山崩地陷，江河呜咽，国殇即成。从那一刻起，我的身心和我的一切行动，开始汇入伟大的抗震救灾斗争和灾后恢复重建之中。转眼间，又到“5·12”一周年。应该说：这是情动天地、气壮山河的一周年；这是顽强攻坚、艰苦卓绝的一周年；这是面对灾难，坚强奋起的一周年；这是党心可鉴，民心可追的一周年！

因此，我以《太阳照常升起》为题，记录在“5·12”周年中我所亲历的一些事情，以作为这个周年的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的一种见证和纪念。

面对灾难坚强奋起

大震之时

2008年5月12日13点多，太阳依然灿烂。同平常一样，我走出家门，穿过鸟语花香的小区绿化休闲园地，来到安县行政大楼二楼我的办公室上班。

到了办公室，我记起了一件事：下午3点，我要参加安县纪委召开的廉政文化座谈会。于是，我便伏案撰写发言提纲。大约14时15分，提纲快要完成，我站了起来，伸了伸腰，随即坐下作一些修改。

静静地，静静地。

突然，办公室发出“嚓嚓”声响，地动两下。我以为，安县地处龙门山脉地震带，震动两下是正常事。所以只是心中叫道：“地震！”



没有特别的惊慌。然而，当我手握签字笔站起时，地震波动却凶了。“遭了，不是一般地震！”我立即冲到洗手间门框下，一手抓住门的拉手，一手撑着门框，弯腰曲步。此刻，大楼剧烈晃动，犹如小船在惊涛骇浪中波动一样。“噼啪”、“咣当”声不断。顿时，墙体剥落，各类直立的办公用品纷纷倒地，摔碎。此时此刻，我非常恐惧地自语叫道“咄，硬是要把大楼震垮嘞？！”心想这样大震：“必死无疑了！”

剧烈的80秒（媒体宣布）大震暂停。我猛然意识到“快跑！”

使劲拉开已变形的办公室门，我急忙顺左往楼下到档案局出口往外跑。由于我有高血压病，说跑其实是大步走。下二楼梯，随跑随走的人不多。到大楼门前的草地，已站满了许多人。余震又起，连连晃动。人们在惊恐中不知所措。

余震停住，忽听有人说看看家属，方才醒悟。立即，我打手机，通信中断。于是，我从办公大楼前疾步进入长兴小区绿化园地，见妻子已出来。随后，又到大楼前，找到在安县纪委工作的儿媳龙凌云，叫她打电话联系父母、丈夫和孙儿等亲属的消息，但都不通。此时，我叫妻子和儿媳在一起，相互照顾，继续联系亲人的情况。

在一片的惊惧之时，我清醒地意识到，大地震面很宽，肯定造成安县重大损失了。因此，我急忙来到安县行政大楼广场红旗杆下，寻找县委、县府主要领导拿主意，见到了在场的部分四大班子领导。据说，书记、县长、人大党组书记、政协主席都在成都参加会议。因此，我们提议张道斌副书记“执政”。在张道斌副书记的主持下，宣布成立抗震临时指挥部，由张道斌副书记在广场全权指挥。大家委托詹副县长立即到市委、市府报告情况。县委常委、纪委姜书记、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梁健和我们几位到场的县级领导按原来四大区辖地分别查灾。我到原花菱二区片。情况紧急，分别出发。我回到县人大办公楼前草地，见到了杨通远副主任。我请他跑兴仁和界牌，我跑黄土和花菱镇。要以最快速度了解情况，5点左右到广场抗震临时指挥部报告情况。

火速查灾

震后，到处都是天昏地暗，令人心急如焚。从县行政大楼出发

时，我看了看时间，已是下午3点多。也就是说，在地震之后的半个多钟的第一时间，我们四五位县级领导开始奔赴四大片区的乡镇了解灾情。与我同行的是姜南同志。在往黄土镇进发的途中，我们看到安北公路两边的房屋倒塌不少，到处都是惊恐的老百姓。到黄土镇派出所时，我见一些房屋已倒塌，小车埋在废墟之中。几位民警正在指挥行人。我上前问民警：黄土镇指挥点在哪里？回答在黄土小学广场。

此时，一位壮年农民骑摩托车来到派出所门前，要报案，说他们那里房屋倒塌了不少。我问他是哪个村的？他说是人民村。我问他村干部吗？他说是百姓。我急切地说，现在全县都发生大地震了，不需要报案，你赶快回去给村支部书记和村主任说，立即组织救人，将伤员送黄土或者送安县医院救治。那壮年农民不知我是谁，神情有些迟疑，我又说：我是安县委副书记，叫田涌泉，你们村支书记和主任认识我，快回村去传达我的意见，先救人，救人要紧！还要生活自救！那壮年农民点头飞速而去。

随即，在一民警带引下，我们又驱车奔向黄土小学。过黄土大桥进入街道，跃入眼帘的是倒塌的房屋和惊魂未定的居民。到了小学门前，门外有许多人，一片呼叫声，里面已开始救治送来的伤员。我疾步进去，见到奔忙的镇长廖朝安。简要说明县委的要求之后，一辆来自134研究所的救护车开进了操场，我和廖镇长连忙协助抬伤员上车。救护车拉走几位伤员，又陆续送来许多伤员，医务人员忙着处理伤口。转身，我找到党委书记易吉伟，向他说明了县委的意见。要求他们组织力量抓紧救人，并立即采取措施，控制蜡烛、手电筒、矿泉水和食品之类的物资，以供抗震救灾必需急用。

离开黄土镇回到花菱镇。从老街进入，在花菱小学门前停车，见操场站满了学生。我向学校老师问情况，得知学生无伤亡，不由松了一口气。两分钟赶到县人民医院。哭声、叫声一片。地上放了许多伤员，医务人员抢救伤员忙得团团转。医院姜书记见到我，要求协调解决些急办的事。我马上指定卫生局李局长和花菱镇有关领导帮助解决。随后，我围草地看了看伤员抢救情况，有的已抢救无效死亡。摆放一边的尸体已有六七具。我拿手机拍摄了一些场面。一位伤员的家属向我诉说情况，他是黄土镇方碑村的村民，全村受灾非常严重，倒



了许多房屋，有的还埋在废墟里，可能活着，有的可能已死了。正说着，一年轻妇女因自己几岁的小孩抢救无效死亡，凄惨地叫喊小孩名字，喊天呼地的痛哭声，猛烈地撞击着我的心胸。突然，我觉着头有些发晕，站立不住——高血压病突发。马上，我叫司机范廷斌冒着余震的危险，到我住房里取来降压药服后，才有所缓解。这时，已五点半了。我赶到县行政大楼广场，简报了黄土和花菱及县医院救治情况。

稍息了半个钟头，指挥部通知县领导和部门领导到广场红旗杆下开会。我一扫视，在家的四大班子大部分领导都到场。张道斌、梁建、杨代根等领导分别讲了情况并提出抗震救灾的意见，要求所有县级领导和部门领导立即到所联系的乡镇了解灾情，指导抗震。于是，我以命令的口气叫在场的县人大办公室副主任陈毅铎，火速通知人大办主任詹世勇和县人大其他领导马上到联系的乡镇查灾。说完，驱车到永兴，想走高速公路到罗江转宝林。然而，到高速公路路口已封锁，只出不进。转车又往花菱跑，此时油不够，而周边的加油站已停。到了花菱花兴路的加油站，我叫司机挤买了一点汽油给车加上，驱车飞奔到联系的宝林镇。走进兴仁看灾情不大，到了塔水，发现灾情严重。到了宝林镇，进入政府大门，镇长张兵等干部已开始组织查灾。由于政府办公楼已垮塌，万幸干部们都已逃出，他们在大门通道里安了一张桌子作为指挥抗震救灾的办公地。我向张镇长简要了解一些灾情后，传达了县委领导意见。尔后，我又到已垮塌的镇卫生院了解情况，又是万幸，医务人员和病人都逃生而出。看望了安置在院坝临时搭建的塑料篷里的病人，又回到镇政府机关临时办公地。我又同张镇长等具体研究了一些抗震救灾的事宜。后回到花菱行政大楼广场，已是晚上11点多。

艰难生活

5月12日之夜，格外黑沉。

许多人都挤在县行政大楼前的广场上。他们，有的找来一些破旧的塑料布，搭了一个篷；有的找来了摆摊设点用的太阳伞撑起；有的什么也没有，露宿广场草地。



大震之后，断电、断水、断气，通信全部中断，城乡到处都是“孤岛”的感觉。无家的不能归，有家的也不能回，强余震不断地恐吓人们，只得服从老天爷。于是，人们远离楼房，集聚在行政小区的休闲地和广场中的那些花草园地里，心惊胆战地开始防震过夜。

我从宝林镇查灾回到县行政大楼前的广场之时，人们都没入睡。发电机在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点隆隆作响，悬挂的几盏电灯泡闪射出的光亮，忽明忽暗，工作人员忙碌地工作，人们或前或后在那转晃，在焦急中总想听到关于大灾的更多信息。

在黑沉的夜里，只有微弱的烛光放射，看不见人的面孔，尽见身影晃动。在广场一侧的花草台边，我和司机找到了家属。他们挤坐在一起，头上没有篷，也没有伞。因为大震之后，我和司机范廷斌在乡下查灾，没有时间搭建帐篷，况且搭建帐篷的物资也没有。所以，家属们只好坐在花台草地上，铺了一床席，放了一床被。那席和被是范廷斌同我下乡查灾前，冒着余震危险从家里抢抓出来的。这夜咋过？四女两男。我叫女的在小车里过夜，女士们说太挤，就在外面挤着睡，有一床被盖可以遮露。没有好办法，只好如此。其实，开始说睡时，已是凌晨一两点钟了。在小车上迷糊了一阵，难以入眠，又出来走一走。天，又下起濛濛细雨。女士们挤坐在那里，依偎在一棵铁观音树下，那飞雨，仍然飘洒在她们身上。

天刚麻亮，我到抗震指挥车上开会接受任务。这一天，到宝林安抚灾民忙到天黑。回县城时，忽然想到没有睡觉的地方。在广场上，见到妻子，我问晚上咋个办？她说：范廷斌的妻子小曾跟人事局司机何斌搭了一个小篷篷，有了睡的地方。我们呢，儿媳说县纪委搭了一个篷篷，到那去挤着睡。没办法，只好这样。我叫范廷斌把车开过去好用。范廷斌说，如果纪委这边无法挤，就到他们搭的那个小篷里挤着睡。

后来，我们住进了县纪委搭的塑料篷。这个篷在县行政大楼前左边的花草园地上，五六个平方宽，要容纳三十多个人。篷内铺地铺，两排，睡觉脚对脚。男女和衣而挤，上半身子在席子上，下半身在草地上。由于这个篷里人多，有家属，十分挤，姜曦书记一直在小车内过夜。然而，在17日晚上七八点钟，一场大风雨，把纪委的篷篷掀翻



了。风雨中，我们把东西抢搬到县物价局临时办公篷里。可惜的是我的手机摔烂了又丢失了。因为，在“5·12”下午4点之时，我在县医院拍了许多抢救伤员和死者的场景，很珍贵。突然损失，太遗憾了。这一夜，在物价局这个篷里只能挤住若干女士。男士们只好流离失所，各找栖身之地。18日，县纪委在原处恢复建了一个大点的篷，供干部们住用。他们又在行政大楼广场左边的草地上搭了一个篷，供县纪委家属们住。我和妻子在那个篷里挤住了两晚。大约20号，妻子说，纪委家属篷也小，很挤，干脆我们住县物价局临时办公篷。于是，我和妻子便在物价局临时办公篷里住。司机范廷斌和人大办老罗、何敏他们搭建了一个篷篷共住。没两天，县委主要领导根据群众反映，要求各单位凡使用抗震救灾专用帐篷的一律撤除。由于物价局这个临时办公篷是省物价局送的，也不能使用。正好那天绵阳市物价局领导到安县了解灾情，又找到县抗震救灾指挥部值班领导，希望保留县物价局的办公帐篷，说情不行。既然如此，县物价局便下狠心将专用篷撤除送给了联系村。由此，我和妻子又不知到哪里去挤睡了。妻子想了想说：那边县人大办用军用帐篷作的临时办公篷，天热无人进去办公，干脆我们搬进去住。我说：你们物价局的专用篷都撤了，人大办的军用篷保得住么？妻子说：管他的，住一晚是一晚，到了撤除再说。你还是一个县人大副主任，他们总会手下留情吧。事到如此，我也没有请示什么领导了，叫妻子搬进去。晚上从乡下回来，妻子又把一架小床搬进去，买了一大块塑料布垫在草地上隔湿。在这个篷里，住到6月16日，身体实在受不了，我们便回到已通电通水的受损家去住。因为住帐篷，每晚都是车鸣人闹，无法入睡。有人说：余震不断，回家住危险。我和妻子认为：命中注定，是祸躲不过。

大震期间，睡觉成问题，吃饭也困难。那天大震之后，妻子马上去抢买了点矿泉水和饼干之类的食品，但是很少。所以，当天晚上我从宝林镇回到广场，从节约出发，委屈肚子，只喝了一瓶矿泉水，吃了点饼干。13日凌晨五点半，在县抗震救灾指挥车上参加县级领导会议之后，已是七点半左右，妻子拿出剩余的两瓶矿泉水和两三包小饼干，我和司机范廷斌匆忙吃喝了一点儿，便驱车下乡查灾。

到了宝林镇，我首先冒着风雨去重灾的龙溪村了解灾情，安抚灾